



### 真情相守三十年



作者:董朝霞

河南叶县人,叶县教育局教育技术装备站干部,市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

我清楚地记得,《平顶山晚报》是1994年1月创刊的。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国家大事、本市新闻,副刊上还有许多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因为她更贴近生活,感觉那墨香格外亲切。我读过之后就爱不释手了。

那些年,单位订阅的《平顶山晚报》几乎每天都被我第一个拿到,我每必看,每篇必读,遇到特别喜欢的文章,就一字一句摘抄下来,仔细品味,每年都要抄上厚厚三大本。

后来,单位人员增多,报纸越来越难“抢”到,我就自费订阅了一份《平顶山晚报》,再也不用担心哪天的晚报看不到了。可是,有一段时间,邮递员放在我家大门外的晚报多次被一个拾破烂的老太太顺走。自己视若珍宝的东西竟被人当作废品,我怒火中烧,飞快买回一个报箱,外加一把铁锁,把它牢牢钉在墙上,然后告诉朋友,“报纸于我,精神食粮。在你眼里,废纸几张。屡次来拿,把我心伤。无奈之下,安个报箱!”很快,有微友评论:“你爱报纸,犹如生命。我劝盗贼,切莫再动!”“古有凿壁偷光,今有朝霞锁箱,方式大有不同,皆为精神食粮!”……

看到我如此爱晚报,朋友半开玩笑地问:“你这么钟情晚报,天天又是读又是抄,是想当编辑还是想成作家?”我回答:“晚报上的文章特别好,只是喜欢而已!”然而,她的问话无意中唤醒了我深埋心中的文学梦,我开始幻想自己的文章有朝一日也能登在《平顶山晚报》上。

于是,我更加用心地阅读、学习,蘸着感情和心血写稿,不厌其烦地投稿。多少次查无音信,多少次石沉大海,都没有让我气馁。终于,2010年5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文章《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变成了铅字,刊登在《平顶山晚报》副刊上。从此,我写作的热情更加高涨。

2018年4月27日,我费尽周折寻找多年未果的一个同窗好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一刻,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问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她回答:“因为我爱看《平顶山晚报》!”原来,她多次在晚报上看到我的文章,打过晚报热线电话,没有得到我的手机号码,终于看到一篇短文中显示有我的工作单位,她就开着导航找来了。做梦都没有想到,晚报不但放飞着我的文学梦,还为我们朋友相聚搭建了桥梁。

去年,由于住所变更,我没能订上2023年的《平顶山晚报》,但我关注有晚报的公众号,在手机上可以随时翻阅晚报电子版。说来也许会有人不信,每天晚上,一觉醒来,只要发现过了零时,我就会立即点开《平顶山晚报》电子版,浏览新一天的内容。

是《平顶山晚报》让我心中有了灵动的思想,笔下有了飞扬的文字。这些年,承蒙多位编辑老师的关爱,特别是董佳理、徐明卉和朱碧琼三位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我在晚报上发表散文五十多篇。虽然几十年的作家梦没有实现,但自己的文字能时不时在晚报上发表,也深感自豪!

闻着报纸的墨香,收获着人生的感动,我和《平顶山晚报》整整相守了30年!

### 遇见《平顶山晚报》



作者:王利

河南鲁山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河南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北京青年报》《河南日报》等。

从小喜欢文学,仰望作家,但从来没想到今生和写作结缘,成为别人眼中的“作家”,直到遇见《平顶山晚报》。

2001年以后,随着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博客成了时尚。在同事的帮助下,先在网易开了博客,把每天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凝成文字,发出来。有几个同事是写作达人,清秀练达的文字常吸引我驻足他们的博客,品读学习,看到他们在《平顶山晚报》等纸媒发表文章时好生羡慕。有一天,忍不住来到同事的办公室,请教如何投稿。她毫不保留地给我讲了什么样的文章适合晚报,什么样的文章适合杂志,并鼓励我:“姐姐的文字很适合投晚报,你先试试《平顶山晚报》吧。”

当时晚报在大河网《鹰城副刊》选稿,我试着在论坛上贴了第一篇文章《娘渴望的幸福好简单》。文章贴在论坛上3天还没有飘红,我心中有些失望,正当我们探讨时,看到论坛上我的文章被飘红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的文字也会变成铅字!第二天收到样报,《娘渴望的幸福好简单》刊发在版面头条,觉得这是真的。我找到一份这天的晚报收藏至今。

首次发表文章给了我自信,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空闲时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散文,我曾创下周一周在晚报发表三篇文章的纪录。

非常感激晚报给予我们文友的平台,感谢董佳理等编辑老师在幕后为我们做嫁衣,使我的文字开了花。我的文字不优美,且字数多,为何会选用我的文章?这始终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那年文友和编辑老师联谊交流庆新年,我终于见到了董佳理老师和《郑州晚报》的陈泽来老师,还有很多文友。我向董老师、董老师说我的文字朴实、主题好,报纸正需要这些。董老师的话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和写作自信。

2012年,最美学警李博亚的事迹经《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报道后,在文友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关李博亚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必须为李博亚写点什么,歌颂他的事迹,又能对年轻人起到教育作用。想到了歌曲传播快,年轻人和学生容易接受,就创作了歌曲《大写青春》,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公安部拍摄《最美学警李博亚英雄事迹》宣传片时采访了我,《大写青春》作为该片的主题曲在全国各大高校播放。从此,我就多了个词作的标签。

随着我作词的歌曲传向大江南北,登上央视,上了美国华人春晚,有了些知名度,被动写歌写词多了,写散文就少了。写作是相通的,有了那些年写散文的经验,写起歌词来也顺手许多。有人说我是作家,我不以为然,我说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平顶山晚报》是扶我走向写作路、帮我插柳的贵人,现在是,永远都是。

### 伴也,成也



作者:赵晓婕

平顶山学院教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篇推理小说《老宅之谜》《校园疑踪》作者,电影《耳畔的风》《极速弯道》编剧。

现在是一个读书难的时代,有人归结原因有二:一是外界诱惑太多,短视频铺天盖地,小八卦层出不穷;二是个人不自律,你读或者不读,经典就在那里。但是许多人都选择对经典膜拜一番,然后去和小视频交朋友。所以我怀念第一次给《平顶山晚报》投稿的日子。那是快20年前,我端坐在书桌前把稿件用自己最好的字体抄誊一遍。害怕作品不足以引起编辑老师的重视,一定要在稿纸上下足功夫。为了证明咱大学生的身份,必须用印有我那个211母校全名及LOGO的稿纸。

那时候,报社门口有一个小小的信箱,是用来收作者稿件的。当然,你也可以买一枚小小的邮票,把作品投进邮箱,然后你等待的心在这头,尊敬的编辑老师在那头。我性子急,没有安全感,怕稿件进了邮箱就被吃掉了,又怕被邮递员弄丢,更怕每天的投稿信件像纸片一样飞到报社编辑部,我那无足轻重的作品被湮没了。第一次投稿,我亲自去的,骑着小自行车,来到报社门口,郑重问门卫大爷:“师傅,这里是不是可以投稿,我是来投稿的。”大爷很和善,带着笑,用亲切的河南话跟我说:“是嘞,放那个信箱里吧。你是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不知道大爷是怎么判断出来我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但这句话我记到现在,自认为是咱身上带了点写文章养出来的“文化味”。

然后,我趴在小区门口报亭蹭了一个多星期的《平顶山晚报》,愣是没有看到我的文章,那心情真的是“起起落落落落……”

第一次投稿的时候,也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同期进行的还有锻炼身体希望能再长高几厘米,买个彩票希望跻身富豪行列。那时还没有高铁,参加完公务员考试的我坐着大巴从郑州返回平顶山。冷不丁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赵晓婕,你是不是给晚报投稿了?”“是呀,咋了?”我心里隐隐觉得是个好消息。“嘿,发表了,我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署的你的名字,风格跟你平时说话一个样,没想到真是你!”那篇文章叫什么名字?我焦急地问。毕竟翘首以盼那么久,这突如其来的泼天幸运是真的吗?万一有人和我重名怎么办?“叫《蓝》。”不等我思考到编辑老师还可能帮我修改作品名字这层问题,朋友已经报出了我投稿文章的名字:“是我的是我的,你把报纸给我留着啊。”

那一刻,我恨不能冲着司机师傅喊:“麻烦您看到报亭给我停一下,我的文章发表了,我要买一份《平顶山晚报》!”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与《平顶山晚报》的缘分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公务员当然是没有考上,但是我发表文章了呀!一米五的身高也扭转不了了,但我发表文章了呀!这一篇千字小文,让我心里有了一个隐秘而自信的角落,但凡失败失意失望的时刻,我会想到。也是这份自信,推动我后来出版了小说,做了编剧,参与了很多图书项目的撰写。每每收获一个小小的肯定,我都会想起骑着自行车第一次去投稿的日子。那篇《蓝》是我梦想实现的起点,所以《平顶山晚报》于我,伴也,成也。

### 父亲·晚报·我



作者:李雅兰

供职于舞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平顶山市作协会员,文章散见于《平顶山晚报》、河南思客、印象舞钢等。

我下班回到家中,高兴地对老爸说:“爸,您看《平顶山晚报》现在有电子版了,以后随时随地都能看了!”“电子版是什么?”40后的老爸疑惑又迷茫地问。我拿过老爸的手机打开百度,搜索平顶山晚报电子版立马就找到了,我洋洋得意地对老爸说:“你看从国内外要闻到本市新闻、车市、天天副刊,全都有啊,和您订的晚报一模一样!”我点开各个版面,让老爸看,老爸拿来当天的报纸一一核对,惊奇地说:“还真是一模一样,没想到报纸还有电子版的!”我高兴地说:“那咱以后就省了,不用订报纸了!”老爸一听不乐意了:“省什么省!这电子版是给你们年轻人看的,我们老年人还是看报纸,直观又方便!”我想老爸的话有道理、很实际,赶紧奉承道:“爸您英明,不愧是当了一辈子领导干部,思想觉悟高、说话接地气!”老爸开心地笑了。

自从看到“我与平顶山晚报”征文启事,我就想起了10年前发生的这一幕,那一天是2014年9月24日,我至今还保存着10年前的《平顶山晚报》。

最早认识《平顶山晚报》是在我刚上班的时候,由于它的精致亲民、时尚活力,让我一见倾心。如今老爸虽然耳背,但眼却不花,依旧在读纸质的晚报。这些年中,我会时不时给副刊投个稿,用之我幸,不用再投,锲而不舍。若是我的稿子发表了,自然要回家向老爸炫耀一番,老爸则会把这一版都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然后自豪地说:“丫头,你这点最像我了,当年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呢!”我当然知道此时老爸最想听到真诚的恭维,急忙竖起大拇指夸道:“老爸老有才了!”

晚报陪着我和家人就是这样,从读者、作者再到读者的演变,重复往返,乐此不疲。《平顶山晚报》转眼迎来了三十而立的信息网络时代,这30年来,我和家人共同经历了晚报的成长和壮大,我们共同见证了晚报与时代接轨的步伐。这些年中我和家人除了一日三餐,又多了许多话题,也许是俄乌战争,也许是购房新政,也许是身边的某人某事,这些源自晚报的海量信息给平凡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令人期待的小确幸,让我和家人分享到了更多的快乐。

雪后的周末,窗外寒风凛冽。家里的小阳台静谧温暖,长寿花莺莺燕燕地开了一片,旁边的茉莉低调地陪衬着。我和文友会丽面对面坐着,一边喝茶一边交流着最近晚报上的家事国事天下事。阳光暖暖地洒过来,我拿起杯子接住阳光,轻轻摇晃,阳光在水里荡着秋千,我说:“会丽,你看这束光在水里偷笑呢!”

“它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它在笑我呀,笑我好傻,都啥时候了还保存着十年前的《平顶山晚报》,人家存钱我存日报。”她用手指了指旁边的茉莉慢吞吞地说:“像它一样,莫莫莫莫。”我俩举杯相视,淡然一笑。

### 陌生的老朋友



作者:郭德诚

河南洛阳人,喜欢写作。作品散见于《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平顶山晚报》等。

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敲键盘、写材料,闲暇,也写个散文什么的。有个文友告诉我,《平顶山晚报》办得很不错,副刊版面也多,你可以试试。当时,我并没在意,因为据我所知,不少报纸不用或者极少用外地稿件。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位朋友把闺女送到了俄罗斯,学的却是中文。我觉得这事儿儿很有意思,就写成文章寄给了《平顶山晚报》,也算探探路。

2015年10月16日,《平顶山晚报》副刊版面登出了这篇《老胡的“龙门”》。我多少有点意外。仔细对照原稿,发现编辑改动不少。说老实话,这篇文章我是作为探路石写的,写完之后“冷处理”了几天,待重新审视后又用朗读软件反复朗读过,节奏音节都是反复斟酌过的。可看到编辑的改动之处后,才明白什么叫专业,也真佩服“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精神。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2015年的《洛阳散文年选》。

编辑的负责精神,不仅在字里行间。早先,稿酬是寄单子的,后来才改成了打银行卡。那天,编辑发来邮件,让我把银行卡号发过去,过了几天,编辑说钱打不过去,是不是卡号发错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卡没在身边,心想自己的卡号怎么能发错呢?就回复说,要么还是寄单子吧,要么就算了,这也不是啥大事,下回再说吧。原想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我刚回洛阳没几天,就又接到编辑发来的邮件,说让我把正确的卡号发过去。什么叫正确的卡号?难不成真是我错了?我拿出银行卡一看,少输了一位数,真是自己弄错了。

早先《平顶山晚报》副刊上的文章只署名,不显示作者籍贯,现在,一眼就能看出作者来自天南海北。作为一个外地的读者,我看到了这份报纸的胸怀。现在在手机上看《平顶山晚报》,更新及时,想看就看,很为人称道。

我有一个写作群。我每天吃早饭时,边吃边翻手机,把当天的晚报版面截个图,发到群里。谁的文章发表了自颂。后来,我这份“工作”竟被人顶替了,我也“下岗”了,他们也没了的消息,也不见你写东西了。她的话点醒了我,于是工作之余,我又开始写作。此后,我的稿件《父母的高考》《相信自己,你能行》《致我们终将毕业的大学》等6篇稿件在《平顶山晚报》上发表。

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阅读、学习和写作,《平顶山晚报》已经走进我心里,留下深刻烙印。一些朋友经常打趣:“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看报纸?手机上推送的新闻都看不完,你还看外地的报纸。”我郑重回答:“各有所好吧,我喜欢看《平顶山晚报》,它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写作的引路人,我要一直坚持读下去,写下去。”

白居易有句诗“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如今,读报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与《平顶山晚报》相处半载,它已经成为我一生的挚友、良师。

### 半载相处 余生相守



作者:韩辉

河南周口人,文学爱好者。曾在《平顶山晚报》《周口日报》《周口晚报》《天中晚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文章。

我与《平顶山晚报》的结缘,是从2007年5月实习时候开始的。

第一次接触《平顶山晚报》,是在2006年3月的一节新闻采编学课上。那时我在一所高校读新闻学专业,老师讲课时拿出一份《平顶山晚报》评析一篇新闻稿,说稿件标题新颖,写得有深度。当时我觉得晚报的记者们个个都是“神笔马良”,是我学习的榜样。从那时起,我每天出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报亭买一份《平顶山晚报》拜读。

去《平顶山晚报》实习,也是机缘。一天,一位在晚报实习的同学告诉我,你文字功底好,咋不去《平顶山晚报》实习?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跟着他去了总编室。当时的晚报总编郭总编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打了个电话让我去社新闻中心去实习。就这样,我成了晚报的一名实习生,带我的记者是牛老师。刚去那几天,我做的最多的就是读晚报,记下读稿心得,初步掌握了些写作技巧。处处留心皆新闻,我跟着牛老师用心观察,认真捕捉,精心采访,接连发表了一些署名在前、“豆腐块”稿件。牛老师鼓励我,再锻炼一段时间,她就可以推荐我独立写稿,到时候可以聘为报社的特约通讯员。结果,那年10月份,我被郑州大学新闻学本科脱产班录取。为了以后更好地发展,我选择了去读书。就这样,我离开了相伴半载的《平顶山晚报》。

到了学校,摸不到散发着墨香味的《平顶山晚报》了,我依然每天看晚报的电子报。新闻稿不能投了,副刊还可以,我开始尝试着在大河论坛《鹰城副刊》上发帖写。一篇文章写了读,读了又改,才点击发帖。2008年6月,《麦收时节》在晚报副刊版面发表,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再后来,因为忙于论文和工作,与晚报的关系疏远了。2012年夏,我在新疆工作,闲暇时和报社的朋友聊天,她说,几年了也没你的消息,也不见你写东西了。她的话点醒了我,于是工作之余,我又开始写作。此后,我的稿件《父母的高考》《相信自己,你能行》《致我们终将毕业的大学》等6篇稿件在《平顶山晚报》上发表。

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阅读、学习和写作,《平顶山晚报》已经走进我心里,留下深刻烙印。一些朋友经常打趣:“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看报纸?手机上推送的新闻都看不完,你还看外地的报纸。”我郑重回答:“各有所好吧,我喜欢看《平顶山晚报》,它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写作的引路人,我要一直坚持读下去,写下去。”

白居易有句诗“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如今,读报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与《平顶山晚报》相处半载,它已经成为我一生的挚友、良师。